



周日名采

師太

亦舒用衣莎貝的筆名，在《明報周刊》這一寫，也寫了三十多年了吧。當然，她的小說更早了。

最初見到她時，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少女，有點像《花生漫畫》中的露西，一生起氣來隨時讓你享受老拳那種人物，是非常非常可愛的。

我們兩人認識半個世紀以上，但老死不相往來（其實她對任何人都一樣，包括她的哥哥），她的消息，我也只借這本周刊得知一二，這是我唯一知她近況的渠道。

當今，她在大陸擁有無數的讀者，恭敬她的人，稱她為師太，的確，在寫愛情小說，她足夠資格當師太級的人物，雖然這個名稱令人想起金庸先生的滅絕師太，有點可怕。

在最近這篇散文中，她提稿酬事，我相信也有很多讀者想知道的，亦舒說聽到小朋友提議：「書是我寫的，讀者因我名買書，為何只分到十個巴仙的版權費？」

她跟着解釋：書本印出來，需先排字、紙張、印刷、裝訂，這些，都不便宜，出版社還要設計封面、校對、付宣傳費等等。她忘提的是，那廣大的發行網，作者要是自己拿到書店賣的話，車馬費都不夠。

喜歡看書的人，尤其是思春期中的少女，都夢想自己開一家書店，種滿了花，有咖啡、有茶，招待客人，只賣自己喜歡的書。

更高的理想，就是成為一名作者了，口講不出，內心裏也偷偷幻想。男讀者的話，當金庸、倪匡；女作家呀，當然是亦舒了，自以為寫的是嚴肅文學，就要當楊絳，還要嫁給一個名氣更響的丈夫。

大家都當作家，大家都想書一出版，就是好幾百萬本，向羅琳看齊。

崩一聲氣球破了，回到現實，連自己印刷的幾百本也賣不出去。奇跡不是沒有的，但少之又少，當今的網絡作家，就是奇跡。

那到底要賣多少本才是暢銷作家呢？內地的市場那麼大，幾百萬本不行，幾十萬總賣得出去吧？別作夢了，市場是大的，讀者是多的，就是不買書罷了，大家上網看去，實體書能夠印得上十萬冊，萬歲萬萬歲！



插圖：MEILO SO

五、六萬本已是厲害得很，大陸市場，有些書還沒一個彈丸之地的香港賣得那麼多。他們有的是讀者，但他們的發行做得相當的落後，除了幾個大城市，賣書的地方不多，鄉下根本沒有書店生存，數量非常有限，以寫作為生，靠賣書發財，都屬奇跡。

亦舒的小說在大陸，銷路和香港一樣穩定，每天勤力地寫，出版社照樣出書，在《明報周刊》，數十年不斷地刊登她的長篇小說。

幾個月便能聚集出版一本書，根據出版的資料，亦舒在「天地圖書」一共出版了三百一十本書，小說有二百六十一本，其中長篇小說佔大部份，短篇及中篇小說共七十九本，散文集四十四本，散文精選集五本。

最新作品叫《森莎拉》、《珍瓏》和《這是戰爭》、《去年今日此門》。《寫作這回事》這本散文集讓讀者了解她寫作的心得和經驗，是一本非常難得的書，如果對寫作有興趣，又想當作家的話，一定要買本看。

負責編輯的是吳惠芬，當劉文良先生在世時我常上他的辦公室，外面坐的就是這位小姑娘，當今她已是天地圖書的要員之一了，編輯亦舒的書，少不了她，貢獻鉅大。

除了《寫作這回事》，吳惠芬還編輯了幾本談及亦舒逸事的書。《無暇失戀》談愛情與兩性關係，《紅到幾時》談工作和事業。《我哥》圍繞倪匡兄的趣事，以及《紅樓夢裏人》專寫亦舒閱讀《紅樓夢》的心得和見解，研究紅學的人非珍藏不可。還有一本新的未出版，講亦舒的喜好，另一本有關她的人生經歷的，會繼續推出。

在二〇一七年，國內電視劇《我的前半生》改編自亦舒的經典作品，再次成為眾人的熱議，接下來可以改編的還有很多很多，像一個挖不完的寶藏。

亦舒小說從不過時，三百多本中沒有一冊是重複的，連她哥哥也驚歎道：「我的科幻天馬行空，什麼題材都可以寫，有取之不盡的泉源。我妹妹的，寫來寫去，不過是A君愛B君，B君又去愛C君去，那麼簡單的關係，一寫就可以寫成三百多本書，叫我寫，我寫不出！」

日前因為寫這篇稿需要一些數據，和吳惠芬聯絡，她問及當年在《東方日報》的專欄版「龍門陣」中，有一個叫《一題兩寫》的專欄，由亦舒和我每日在左右寫一篇同題材的，而出題由誰負責？

這是多年前的事了，是誰出題我自己也忘了，依稀記得是當時的老總兼編輯周先生提的，其中有一篇吳惠芬印象極深，是《何媽媽》，亦舒和我都住過邵氏公司的宿舍，也得過何莉莉的媽媽照顧，我們兩人各自發表對她的觀點，令讀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可惜內容已找不回了，要聚集出書，是不可能的了。

時常想念這位老友，今天東湊西湊，寫成這篇東西，當成問候。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
逢周刊登